

名家随笔

阅读，是一种致敬

高海平

古人做任何事情都注重仪式感，比如阅读圣贤之书。阅读之前，先要沐手，还要焚香，把仪式感拉满，然后进入阅读状态，写作也同样如此。这种仪式感至少说明了两点：第一，对文字的敬重。老祖宗发明创造了文字，要使用它须有敬畏之心的。第二，对作者的敬重。作家们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毫无保留地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，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敬重。沐手、焚香只是第一步，阅读中翻动书页也是轻轻地翻，中途休息也不能随手折书页，要给阅读页夹上书签，以免把书弄脏毁坏。

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，被称为赤子，宛若一张白纸。如何在这张白纸上绘就最美最精彩的画卷，至少需要两个师傅：一个是无字之师，一个是有字之师。无字之师指的是老师、家长，还有那些能够对你耳提面命的人；有字之师指的是书籍。书籍是点亮人类心智的一盏明灯。

书籍是供阅读的，如果不读它，只当摆设放在书柜里，哄别人也哄自己，毫无意义。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暴发户的办公室摆放着《四书五经》《二十四史》等精装书籍，这些书籍从来没有被翻阅过。还有些公共场所，干脆做一些貌似书籍的盒子唬人，这种以书籍装饰门面的行径，至少说明一点：书籍在人的眼里是值得敬重的，也是文明的标签。书籍的终极意义不在其表而在其里，只有进入了灵魂深处，化作骨骼在成长，化作血脉在流淌，化作智慧在闪光，其价值才能发挥。

人体有病，需要吃药，才能健康；精

神贫瘠，需要阅读，才能丰盈。它能提高你的修养，丰富你的知识，增长你的见识，改变你的气质，正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是也。吃药能使身体恢复健康，效果可能会立竿见影。阅读改变气质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甚至是终生的。我们不能奢望一朝一夕使一个野蛮人变成文明人，人类的进化史，某种程度体现了人类的阅读史。

在远古、上古时期没有书籍，人类的进化只能通过见识和经验来完成。文字诞生以后，尤其是书籍的出现，这种进化便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突飞猛进。阅读是一种借鉴，一种踩在巨人肩膀上的眺望。人类的聪明在于能够从阅读中找见方法，找见有用的东西，涵养自己，成就自己。燧人氏的钻木取火，把人类从吃冷食的原始状态中解放了出来，万古夜晚从此有了一丝明亮的光。世界亮了，眼睛必然会亮。蔡伦发明了造纸术，文字再也不用回到甲骨和竹简上。牛顿从苹果落地中发现了自由落体的原理，物理学发生了革命性改变……如果没有书籍，没有阅读，人类只能停留在原始社会。

终于明白，古人注重阅读的仪式感是有原因的。阅读，可以分为被动阅读和主动阅读两种形式。所谓的被动阅读，就是强制性阅读。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一步步地走进知识的海洋，逐渐地丰富和壮大自己，世界因此而从你眼前徐徐展开。接受教育的每个人就像一只只雏鸟，羽毛一点点地成长和丰满，最后才有了展翅飞翔的那一天。主动阅读也就是自由阅读，没有强迫，没有目的，它是阅

读的最高境界。这时候的阅读已经成为习惯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与生命密不可分。闲暇之余，坐在沙发上，或躺在床上，随手拿起一本书去阅读。思绪自然而然地进入阅读状态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，尽情享受书籍带来的那份满足。现实当中的各种烦恼、不顺、焦灼等情绪会被书本中的文字所化解，变得淡如烟，温润如玉。

我的阅读大多数时间是随性的，无目的的，抓起哪本读哪本。哲学、社科、历史、文学、自然，随着翻阅纸张所发出的哗啦声响，速度会慢下来，再慢下来，因为，我已经进入阅读状态。眼睛盯着书中的一字一句，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。有时候还会职业性地挑出错误。

我始终坚信，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是认真的，恨不得倾其所有把作品写到应有的高度。对文字的敬重是写作的基础，否则不会有潺潺不息的文字长河。我从这些连绵不绝的文字中读出了作者的意图，读出了作品所营造的意境，读出了生命的哲学。从心底汩汩流出敬佩之情是自然而然的。

古人提出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观点，对阅读进行了完美的诠释。同时对应了前面提到的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。行万里路也是读无字之书。读与行恰似车之两轮，鸟之两翼，缺一不可。把“读万卷书”和“行万里路”与无字和有字之书结合起来，阅读一定会达到更高的境界。

阅读，是一种致敬，向文字致敬，向作家致敬。

五台山行记

浩然

晨雾未散时，我已在台怀镇的青石巷里。山岚像一卷乳白色的轻纱，裹着黛色山峦缓缓游动。卖香烛的老妇把铜盆搁在门槛前，清水里浸着新摘的野山菊，露珠凝在花瓣尖上，正巧坠在路过的僧袍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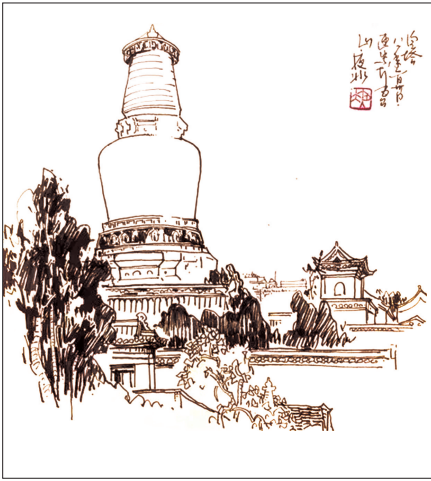
五台山的庙宇是长在悬崖上的。显通寺的金顶刺破云层，铜铃在70米高空摇晃，叮当声碎在花岗岩台阶上，滚过放生池里锦鲤的脊背。转经筒的藏族老阿妈佝偻着腰，绛红袈裟扫过唐卡斑驳的边角，千年时光都浸在酥油灯昏黄的光晕里。

正午随居士们过堂。斋堂的梁木被香火熏成琥珀色，八仙桌上摆着青花粗碗。执事僧敲响云板，三百双木筷同时落在案上，竟无半点声响。窗外的白塔忽然晃过几痕鸟影，却是斑鸠啄食供米，佛前的清水映着它们灰蓝的翅羽。

南山寺的老僧教我辨钟。他说显通寺的钟沉郁如海，菩萨顶的钟声清越似鹤，最难得的是明月池的晚钟，总在最后一抹霞光里浮起来，像片梧桐叶飘在暮色中。果然日暮时分，钟声自山谷深处漫上来，惊起柏树林里成群的寒鸦，翅膀拍碎满天绛紫的云。

夜宿龙泉寺，厢房纸窗沁着松脂香。子时忽闻木鱼笃笃，披衣循声而去，见值夜僧在藏经阁前扫落叶。竹帚沙沙掠过青砖，惊起满地银霜似的月光。“小师父不困么？”我问。他指指殿内长明灯：“佛前的火，睡不得。”

次日登东台望海峰。石阶缝里开着蓝



五台山白塔（速写）

李夜冰 绘

紫色的龙胆花，岩羊立在危崖边啃食苦艾。云海在脚下翻涌，黛螺顶时隐时现，恍若蓬莱仙岛。卖茶水的婆婆说，山雾浓时，能听见前朝僧人的诵经声。话音未落，一阵风过，确有空灵梵呗自云深处浮起。

归途遇雨。躲在古佛殿檐下，看雨水顺着鸱吻淌成珠帘。守殿人燃起艾草驱潮，青烟缠绕着十八罗汉的金身。他指着西墙模糊的壁画：“顺治爷出家的故事就在这儿。”水汽氤氲间，画中帝王衣袂飘举，竟似要破壁而出。

临别时在塔院寺求了串菩提子。知客僧用朱砂笔在签文上勾了“清凉”二字。山门外卖山货的汉子笑问：“师父们总说五台山是文殊道场，您可曾见过菩萨？”我望着盘旋而上的苍鹰，忽然想起那句唐诗“万籁此皆寂，惟闻钟磬音”。

暮鼓又起。山道上的挑夫卸下背篓，取竹筒饮山泉。晚霞把白塔染成金顶，归鸟驮着最后的天光，投向十万青峰的怀抱。

上海春卷

毛旭初

上海春卷是上海地区的传统小吃，属于沪菜系，以其外皮酥脆、内馅鲜美而闻名。

小时候在上海外婆身边长大，最爱吃和最难忘的就是外婆做的春卷。那时候，春卷皮在小菜场或者弄堂口现做现卖，小小的火炉上是一个圆铁板，制作者拿一团湿的小麦粉在铁板上一抹，少许便形成一张薄膜的春卷皮，一张一张掀起来很快就能做出一个。春卷皮买回家，便可包馅料了。馅料是用本地黄芽菜（一种嫩白菜）与猪肉丝、香菇，加酱油、糖调味炒制而成，勾上薄芡，使口感湿润，咸中带微甜，体现上海菜“浓油赤酱”的风格。只见外婆将馅料放在春卷皮中间，卷成小长条，放入油锅炸至金黄酥脆。外婆做的春卷料足又新鲜，趁热吃一口咔嚓响，满满的上海弄堂味道。

那时候，每当我从太原回到上海，无论什么季节，外婆总要做几回春卷让我解馋。我也拿出太原的老陈醋，让老邻居、老同学一起来品尝。

弄堂的餐桌上，太原老陈醋的浓郁酸香完美地化解了春卷的酥脆油腻，“酸与脆”的碰撞，使春卷成为弄堂里最受欢迎的美食，这一幕场景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。

在太原工作久了，常念叨上海春卷，舌尖上的故乡总是让人难以割舍。那时，太原买不到春卷皮，爱人便在网上找到自制春卷皮的办法，试着自己做。做春卷皮没有想的那么容易，光做面筋就要搅动面糊三四个小时。几经磨炼，爱人终于做成了春卷皮，外婆的春卷也就成为爱人的拿手绝活。

再后来，网上购物便捷了，春卷皮可以网购了，于是我家的春卷皮就全靠从上海南翔订购回来。

解决了春卷皮的来源，爱人又在经典馅料上下功夫。每到春季时令，就买来春笋，切成细丝增添鲜香，或加入豆芽、韭黄、野菜等，让外婆的春卷更具“精细”和“时令”的特点，尤其适合春日尝鲜。